

長照悲歌

三軍總醫院 黃恩翰

杏林隨筆·長照悲歌

「有時候我真的會想殺了他。」平靜的語氣卻難掩不滿及不堪負荷。

正在詢問病情的實習醫師，只敢將表情匿於口罩後方，勉強維持表面上的沉著，同時試圖按著教科書上的方式來展現同理。好在身上的白袍似乎起了關鍵的作用，對話在短暫的停滯後很快地進行下去，最終順利落幕。

那是某個在神經內科的夜間學習時段，我跟住院醫師學長一起去詢問新住院病人的病史。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位中年阿伯，短暫肢體無力，懷疑為中風但急診電腦斷層並未發現病灶，看上去精神狀況還不錯。旁邊坐著一位略顯憔悴的阿姨，是他的妻子，典型任勞任怨的傳統婦女形象。隨後，因需要到病房外護理站填寫住院同意書，因此我們將她請了出來。想不到剛離開病人視線，阿姨就將這些年來所受的委屈一股腦地傾瀉而出：早年命運多舛，年紀大了才草草成婚，所以兩人並非真心相愛。隨後生下一位腦性麻痺小孩，一輩子都需要有人照顧，好在三十多年來夫妻一同分擔也還算過得去，只是來自婆家的壓力從未少過，阿姨總是默默承受著。而現在丈夫突然臥床不起，家中頓時從兩人照顧一人惡化為一人照顧兩人，身邊的流言蜚語也越來越不堪入耳，壓力便如滾雪球般愈來愈大。

「婆家總是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多，但事實是即使做的再完美還是會被嫌，再加上娘家也不支持我，這幾年來幾乎都是不聞不問。先生都不太承擔家中的責任，都是我一個人在撐，

已經三十幾年，真的快不行了。現在孩子和先生都需要人照顧，我一個人怎麼忙得過來？」

這些話之前都在社會新聞上看的太多太多，原本以為內心已不會有太多感觸。只是，一位活生生的人當面對我說出口，背後的辛酸沉甸甸的，壓得我差點喘不過氣。面對這樣的情況，我們只能吐出幾句聊勝於無的安慰：「你辛苦了，這次住院我們一起幫忙解決這些問題。主治醫師晚點會來，到時候我們一起討論。」除此之外一籌莫展。

阿姨在抱怨之餘，也不忘說明病人這次發病的所有細節以及平時用藥情形，無意間流露出的關懷之情，對比稍早透露的不滿，似乎極為衝突，卻又彷彿是所有同年齡層女性的縮影。她們總在家庭瑣事及婆家壓力間付出自己的一切，默默承擔壓力，最終落得人老珠黃，卻在社會上不留任何名聲與事蹟。在我胡思亂想的同時，阿姨眼淚又流了出來，我們反射性地遞出幾張衛生紙，恍惚間，慘白的如同她手中那一疊藥袋。

因為病人年紀稍大，我們依照慣例詢問阿姨是否要簽署DNR。一聽至此，阿姨慌慌張張地直接表示同意，我們正想說明因病人意識清醒，所以仍會依本人意願為主，而非配偶，但阿姨接下來說的話堵上了大家的嘴巴。

「再這樣下去，我會比他早走，所以才不想他繼續活下去。有時候我真的會想殺了他。」

的確，病床上的阿伯，臉色紅潤，說話稍

微含糊但仍算流利，四肢肌肉力量並無大礙；而我們眼前的她，面容枯槁，飽受風霜的雙手顫巍巍地，難以想像她為這個家庭付出了多少，不須任何醫學知識都能看出兩人的健康狀況好壞。只是面對這樣的情形，我們能做的除了再度安撫之外，僅存無聲的靜默。

夜深了，阿姨已回去病房休息。在離開前，她這麼說道：「好險在醫院有護理師能夠幫忙，這是我少數能好好休息的時候。」。

若是在平常，這句話肯定只會被解釋為浪費醫療資源，但我肯定在場的大家都不會作此聯想。相對於仍舊感到震驚的我，見怪不怪的住院醫師只留下一句感嘆：「唉，又一個長照悲歌，之後會常遇到啦！現在可以多想一下自己可以幫上什麼忙。」便再度埋首於打不完的病歷。的確，這樣的情形在醫院可說是屢見不鮮，我們能處理的只有疾病的急性期，但出院之後的慢性照護呢？「照顧病人就像拿一杯水，若只持續幾秒、幾分鐘，沒有人會覺得累；但若是要拿幾小時，甚至幾天、幾月、幾年，沒有人能夠承受。」這句話生動地點出長期照護的問題所在。

所幸出院後的照顧人力、醫療院所往返、居家環境改善等問題逐漸受到重視，不只醫院有出院準備小組協助規劃、聯繫，政府也推出越來越完善的長照服務來協助需要幫助的人們。情況會好起來的吧，我衷心期盼著。

離開醫院前，我不禁又去看了看他們的狀況。這對夫妻正安穩地熟睡著，臉上暫時沒了壓力的痕跡。✿

